

耐安類稿



愚慮錄卷四

戊子

國朝 諸賢 陳 偉 乃民 天懷尚 書館藏

左氏成六年傳近寶公室乃貧杜解近寶則民不務本儻
 按韋氏國語參語注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
 在也按之後世農民居城郭者亦絕少是務本之民本不
 在都城與近寶何礙于公室之貧更何涉竊謂此時晉國
 已有君弱臣強之勢韓厥正恐都城近鹽世家大族因緣
 擅據則利歸私室自管子以後列國之鹽皆當有課而公室乃貧耳七月
 周禮大司徒五日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大司樂再變而致
 羸物禮記月令中央土其蟲保鄭注皆以虎豹之屬當之
 賈氏周禮疏引考工記謂之羸屬以申鄭孔氏禮記疏引
 愚慮錄 卷四

大戴禮保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陳氏集說从之王氏
 安石注周禮指爲鼃螾之屬方氏慤解禮記用之偉按虎
 豹非原隰所宜之物事理甚明月令爲授人時而作豈宜
 以人與鱗羽毛介並列呂氏必以周禮五動物分配五令
 無疑俚卽羸字呂氏春秋作螺蓋譌而周禮下文云其民豐肉而庠則羸
 之非人尤熒然考工記以脂膏與羸者對文故得爲虎豹
 之屬大戴禮統論天生人物故得以聖人與麟鳳龜龍對
 言義均與此不同然如王氏方氏之說則鼃螾爲物太賤
 不足當中央土所配且謂樂再變而致鼃螾恐亦無是理
 又大司徒所列動植之物皆指民所資以養者于鼃螾又
 何取則其說亦非反覆推求竊疑羸或當爲畜屬如馬牛

驢豕之類亦正釋畜本與釋獸別篇其物于原隰爲宜韓詩外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戰馬能知馭策聲似亦樂所能致畜屬最近人故以配中央土其所以謂之羸者則或如鄭氏淺毛之說歟姑存以俟參

詩茲之永歎鄭箋茲此也偉按茲卽滋字說文茲艸木多益漢書匈奴傳前世重之茲甚

左氏成七年傳爾以讒慝貪恠事君偉按貪恠指其分室兼言讒慝者殺子闔諸人時必于楚子前文致其罪也

禮月令火至必得偉按上文湛熾必潔是漬米炊米已言之矣此復云火至者蓋煎酒之法古已有之鄭注火至腥熟之調也

謂之腥者以肉喻酒也書酒誥腥聞在上是酒本得言腥酒之未煎者氣尤腥烈熟則平善故

愚慮錄

卷四

二

以腥熟煎酒過熟則味不還煎之味必淡後乃漸復其初未熟則不能

久藏故取其調孔疏以此句爲炊米和酒之時而以上文熾爲炊麴殊失鄭意且造麴固不須炊也

左氏文十七年傳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偉按子家口中將敝邑說作極數極弱故發端用一雖字言雖我鄭國之事晉固當無所不至不能與他國等倫然能如此則何以不免乎

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章偉按適天子言反亦如之相見言反必親告于祖禰是告于祖奠于禰告于禰皆親也相見言五席是適天子所言宗席亦五席也蓋人所逮事者唯祖父爲多事死如事生故將行必先親稟命及視朝成

行下云告者五日而徧則此距行期尚須時日而後命祝史徧告列祖以祖禴

親而列祖尊也尊故弗敢褻也先稟于所親而後暴告于所尊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祝史之告仍及祖禴不嫌複者

暴告宜統于同也相見唯言必告于禴又云反必親告于

祖禴者逮事祖者則兼告祖不逮事祖則不告祖禴雖不

逮事如上章所云君薨而世子生必無不告禴至親祖有尊道也至曾

祖雖逮事亦不親告曾祖益尊也雖兼告祖禴而祖言告

禴言奠儀亦攷有不同也

倖按上殺下殺旁殺喪服小記文此非聖人情之所欲乃勢之

不得以已也祖曾高以及列祖皆父也祖曾高及列祖之

子孫皆一人之身也而其勢不得不从殺此實天道使然

愚慮錄

卷四

三

故聖人不能不順天制禮或以禮旣从殺豕以當殺視之

此不知禮者也所殺如此而于父母昆弟尚不能篤其孝

友堪自問哉

詩鄘風朝隍于西崇朝其雨鄭箋朝有升气于西方終其

朝則雨气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朱子集傳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

气有害于会易之和也倖按暮虹見東方主晴朝虹見西

方主雨屢驗皆應是鄭說得之然鄭謂以比婦人生而有

適人之道則是以虹爲善矣與首章莫之敢指殊背竊謂

詩蓋謂朝虹見則雨必應之猶淫奔者亦必有其類應之

或至其風大行而不可止故以爲比而深惡之也

載馳三章

分章从朱子

眾穉且狂四章大夫君子倬按驟恨其

情之不得申故目之爲穉狂徐思夫義之無可段乃俯之爲君子詩得性情之正者蓋如此

左氏成八年傳夫狡焉杜解狡猾之人陸氏粲云狡焉當屬下爲句偉按陸說得之而夫字當音扶發語詞杜以之人釋夫字故釋文不爲作音于文勢殊未安

書馬牛其風十二句偉按此謂軍行途中及住紮之所故在甲戌我惟征徐戎之前馬牛臣妾皆指民家物言臣妾畏惡其主以軍士之勢主不敢詰故容有遁逃者解家多牽涉兩軍對壘時殊未協

左氏成九年傳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偉按鍾儀自七年被

愚慮錄

卷四

四

囚至此尙繫是土風外固未有學也而傳乃以不忘舊譽之昔人謂左氏浮誇者卽此類

禮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

以者字別之當有不斬衰者

又天

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偉按天子諸侯之臣皆服斬衰而此經奠祭時乃有不斬衰者按儀禮壺服疏衰

無受章爲舊君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何也以

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儀禮喪服爲舊君三条惟此爲致仕者下二條則皆謂去

國大

夫鄭注仕焉而已謂致仕者按後世大臣致仕居近境

者與天子崩率多奔喪與臨周制雖不可攷然揆情準理

亦容有之

論語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按是時孔子致仕家居朱注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尚與聞則君喪哭

臨自無不與矣經所云不斬衰者或卽指此以其致仕

無職故雖與朝夕哭而不得與奠祭之事也

又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俛父母喪俛母父母不在則俛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勿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氏集說壻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羅氏欽順鄧氏元錫毛氏奇齡皆以爲仍嫁此壻按亦如之亦謂仍取此女可知姜氏宸英則直以爲記者之過又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壻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

愚慮錄

卷四

五

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解家亦多非之倬按後世名教綱常多不逮古而昏禮之嚴重則實過之如左氏春秋所載似不甚以改嫁爲恥其尤甚者後世雖大無道之世亦不聞有此大戴禮本命篇所載婦有七去後世唯因淫而出者最多其不順父母亦須已甚方出之餘五者則直廢格不行若無子與惡疾則必以出者爲大非蓋自軒轅創制儷皮漸密漸重以至于今故以今視古古猶爲疏且輕也商以前服盡通昏周則百世不通亦其徵矣知此則知舜娶堯女古本不以爲嫌古以親迎爲成昏之始後世則以許嫁爲成昏之始以親迎爲成昏之始則未親迎以前本不爲夫婦故免喪者雖弗取弗嫁而待之者弗能責禮

也句特謂待之者自盡其禮之當然耳亦唯本不爲夫婦故以已行五禮之

故而至衰斬衰往弔既葬則除服改嫁改娶乃爲循禮而行轉可不以爲嫌經文言夫婿者乃記者便文耳若後世既以許嫁爲成昏之始則二者皆必不可行否則由前之說無良之人必將借此悔昏無所不至由後之說女子亦無地自容矣然必曲爲訓釋以合後世人情則又不知禮以時異也經傳中以此意求之乃可四無窒礙

月令以固而閉鄭注而猶女也偉按特言以固閉耳加而字以成文也經傳中如此比者甚多鄭注殊曲

曾子問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偉按此當爲祭後釋辭于賓表記故

愚慮錄

卷四

六

仁者之過易辭也鄭彼注猶解說也呂覽觀世嬰可以辭而無棄乎注謝也此當兼二義謂謝而解說之也蓋攝主不旅酬不歸肉于賓禮之闕多矣孔疏亦云賓禮有闕故祭後使人以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之故謝而解說之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鄭伯如晉聽成偉按鄭苦晉楚互爭久矣見伐見執屢書于冊今聞有成自較他國爲尤喜故親至晉聽成也

禮月令水澤腹堅鄭注腹厚也又云今月令無堅張氏慮曰腹堅言其堅達于水之腹也偉按呂覽作水澤復高注復亦盛也或作復凍重累也此記釋文出腹堅云本又作復竊謂若無堅字則鄭說得之然正文既作腹堅則當从

張說爲是又按腹厚本亦正釋詰文孔疏不引而云形體
腹長故爲厚殊不可解

左氏成廿二年傳剛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杜
解言剛君戰乃相見

孔疏子反意言晉楚並是
國不肯相朝雖戰乃相見

大偉按云

一矢以相加遺者曲禮下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

子反之言蓋依倚此禮爲說而隱寓以射相傷害意故下
文卻至直抉其隱而云禍之夫者亦二水火思也

易八卦取象偉按萬物包于天地八卦統于會易天易地
會乾純易坤純會故以天地當之在天地之間者有形之
象二高而峙爲山下而深爲澤艮易隆于上兌會缺于上

故以山澤當艮兌艮下二會兌下二易者山下不虛無以

愚慮錄

卷四

七

與雲雨澤下不實無以振河海也二者皆地屬故位爲少
男少女無形之象二由上而下散者爲風由下而上奮者
爲雷巽會承易下震易伏會下故以雷風當震巽震之二
會以象地巽之二易以象天也二者皆天屬故位爲長男
長女介于有形無形之間者其象亦二水火是也火因乎
風通乎雷其質附地而炎天离者會入易中會體而易用
故以火當离离會內而易外爲內暗外明故火外景也水
源于山受于澤

凡河海皆澤其流者乃爲水
故坎象傳云水流而不盈

其氣自天而

灑地坎者易入會中易體而會用故以水當坎坎易內而

會外爲外暗內明故冰內景也二者一出下炎上一由上

灑下當天地之間故位爲中男中女易中參互錯綜總于

八卦盡之天地間之形形色色亦總于八大象盡之其有山澤而無平原有風雷而無日月星辰者平原地體日月星辰天體也離或通象于日猶坎或通象于月乃事理相比附要非其本象矣

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後天八卦以坎離代之者坎離得乾坤中爻爲得天地之心故六子中唯水火能代天行事如夏月天地氣熱得水則涼冬月天地氣寒得火則煖物之剛者水火能柔之物之柔者水火能堅之本久存者水火能消滅之當腐敗者水火能存固之鹽亦水之精諸槩皆是至百物性味氣質因水火變化者尤不可勝記其功用固非雷風山澤所得比也

乾爲天八卦本象

愚慮錄

卷四

八

爲圓天體圓也乾言圓而坤不言方者地體未必方也爲君首出庶物也

爲父乾于六子本稱父也

爲玉純粹精也

爲金至剛也

爲寒凡山必愈高愈寒知近天寒也

爲冰堅剛而清明也舊說皆以乾位西北故爲寒爲冰然乾當立冬坎當冬至不言于坎而言于乾知非其義也

爲大赤孔疏取其盛易之色也偉按詩曰我朱孔易後世辟邪用赤色帛亦取其易盛

爲良馬健之純也

爲老馬老亦易也

爲瘠馬醫家以肥者爲會體瘠者爲易體是瘠亦易也

鄭康成云凡骨爲易肉爲會

爲駁馬王氏廩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

駁駁古字通經

文亦或作駁

爲木果中含元精渾然一小天也

坤爲地八卦本象

爲母坤于六子本傅母也

爲布張氏惠言云布會功用令仲夏毋暴布鄭注不以

會功干太易之事是也

愚慮錄

卷四

九

爲釜坤也者萬物皆致養焉致養之器莫如釜故爲釜

爲吝嗇易主義會主利主利故吝嗇也

爲均崔氏憬云取地生萬物不擇善惡偉按禮曰母之

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亦均之意也

爲子母牛順之至也

爲大輿禮曰地載萬物

爲文楚語左史倚相曰地事文逸禮三正記曰質法天

文法地偉按禮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亦性然也

爲眾繫辭下易一君而三民會三君而一民以會畫一

爲二也坤六畫皆二眾之象矣

爲柄萬物皆附著于地也

其于地也爲黑孔疏取其極晦之色也

震爲雷八卦本象

爲龍龍亦蟄地而能奮起者虞氏翻作駢云蒼色舊讀作龍上巳爲龍非也倬按虞以上云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故改此爲駢艮改爲狗兌改爲羔竊謂下文言爲長子及乾爲父坤爲母巽離兌爲長女中女少女皆已見上不嫌複出何獨龍狗羊嫌複出乎若以雞豕等不復見爲例則坎之中男艮之少男亦不復見經固互有詳略也其訓駢爲蒼色亦無據又漢上易引鄭康成云龍讀爲虜則知經文本作龍矣鄭訓虜爲色雜則與下爲元黃複坤文言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

愚慮錄

卷四

十

爲玄黃乾坤始交于震也

爲專說文作專布也震有宣法之義又帝出乎震布布之時也釋文又作專專乃專之形譌虞訓作靜專非其義矣

爲大塗此與艮爲徑路反對大塗車馬所踩上疏鬆而下實徑路人足所履上堅實而下轉鬆震易在下艮易在上故以象之

爲長子已見上文

爲決躁孔疏取其剛動王氏引之云象雷之迅倬按二義兼之

爲蒼筤竹象其下根連也焦氏循云蒼筤別篇竹之竹

爲萑葦萑葦下根亦連也

其於馬也爲善鳴孔疏象雷聲之遠聞也

爲鼻足鼻蓋鼻之形譌說文鼻絆馬足也震下連故象
鼻足其隸變作雷莊子馬蹄連之以羈雷又作繫詩繫
之維之

爲作足易動于下也取象則爲鼻足取義則爲作足各
有所當不相悖也

爲的顛

其於稼也爲反生生氣動于下也

其究爲健俞氏珍云易長而不已則其究爲乾之健

爲蕃鮮震于時爲春究春之功效則庶物蕃鮮也

愚慮錄

卷四

十一

巽爲木爲風風者八卦本象爲木者風木通氣也巽爲雞
交寅木則鳴亦其徵也八卦皆首本象而此先木者下
所廣象于木爲多也

爲長女已見上文

爲繩直繩所以直木

爲工百工攻木者爲多巽爲木而繩直與工因之猶坎
爲矯輮而弓輪因之也

爲白

爲長木性條暢也

爲高易盛積于上也

爲進退一舍承二易之下不能自主故初六爲成卦之

主八卦震巽主畫在下者六畫卦以下卦之下畫為主
主艮兌主畫在上者六畫卦以上卦之上畫為主
云進退也

爲不果卽進退而究其心也

爲臭臧氏經義雜記云巽爲風風氣也故爲臭偉按古
義臭但爲氣其訓腐氣者當作嗅或段用朽有作臭者
亦段借耳此當从本義

其於人也爲寡髮髮者血之餘舍頰也易盛于上故髮
寡

爲廣顙象二易上盛也

爲多白眼眼之明在中虛其白闇也離中虛故爲目巽
虛者下陷則闇処多故爲多白眼

愚慮錄

卷四

十一

爲近利市三倍

其究爲躁卦易窮則變故巽之究極則三畫皆變而爲
震之決躁人情卑巽至極多變爲躁暴亦理勢然也

坎爲水八卦本象

爲溝瀆易流行于舍中也

爲隱伏虞氏翻云易藏舍中故爲隱伏

爲矯輮矯輮須以二物夾之其美在中坎之象矣

爲弓輪虞氏翻云可矯輮故爲弓輪偉按此相因取象

也

其於人也爲加憂中易象心陷于舍中故加憂

爲心病中易陷于舍也

爲耳痛坎爲耳故病應之

爲血卦孔疏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

爲赤孔疏亦取血之色偉按此亦相因取象也

其於馬也爲美脊宋氏衷云易在中央美脊之象諸本皆作

馬脊之象此从惠氏棟所引

爲亟心崔氏憬云內易剛動故爲亟心

爲下首

爲薄蹄中易象脊則上下二象四蹄以舍柔故蹶薄

也

爲曳坎有泥淖之象

需九三需于泥

馬陷泥淖則曳足而行

其於輿也爲多眚輿畏陷畏險

左氏僖十五年傳晉戎馬還濟而止又成十六

愚慮錄

卷四

三

年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又昭元年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爲行周禮大司馬險野人爲主易

野車爲主故爲多眚

爲通水流行無滯也

爲月月者水體故坎爲月火日外景金水內景月水體

而亦外景者蔡氏清云月得日之光以爲光故兼外景

耳凡金與水得日之光亦光輝外射也

爲盜象伏健于舍中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虞氏翻云易剛在中故堅多心棘

棗屬也

離爲火八卦本象

爲日日者火體故亦外景

爲電電亦火也

爲中女已見上文

爲甲冑取以外剛自衛且與下戈兵類也

爲戈兵離位南而司夏有強盛之象周禮夏官主軍政

故爲戈兵也

其於人也爲大腹象虛中能容也

爲乾卦虞氏翻云火日燥燥物故爲乾卦也

爲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虞云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

也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孔疏科空也會在內爲空木旣空

中者上必枯槁也

愚慮錄

卷四

古

艮爲山八卦本象

爲徑路解見爲大塗

爲小石健體所存者散也

爲門闕艮上連而下闕如門闕之象矣

爲果蓏象餘易之留于上也剝上九碩果不食卽艮象

矣震得乾下畫故亦爲健艮得乾上畫故亦爲果皆分

乾之體也宋氏衷云木實謂之果艸實謂之蓏

爲闍寺宋云闍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止此職皆掌禁

止者也

爲指艮爲多節人身之多節者莫如指故爲指

爲狗孔疏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也

爲鼠艮有成終成始之義鼠肖子神子者于辰則爲夜半前四刻屬上日後四刻屬下日于歲則爲十一月冬至以前前易所盡冬至以後後易所生故鼠足前四趾後五趾爲前會後易之象十二肖屬易者趾數皆奇屬易之交故馬無趾象會易不分亦成終成始之義也故鼠趾前四後五象前會後易

艮爲鼠

爲黔喙之屬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虞氏翻云易剛在外按易以下爲內上爲外

故多節松柏之屬偉按虞本似無堅字釋文一本無堅字然義無異也

兌爲澤八卦本象

愚慮錄

卷四

五

爲少女已見上文

爲巫巫能以言辭說神兌爲口舌又爲說故爲巫

爲口舌兌上缺象口言舌者所以配之

爲毀折

爲附決會附于上行卽決去也夬卽兌象義亦爲決又

剝言山附于地是居上者爲附也

其於地也爲剛鹵剛象會下二易堅實鹵地不生艸木

象易氣不能上出也

爲妾虞氏翻云三少女位賤故爲妾

爲羊兌一會外見二易內守羊毛柔而性很故象之

易厭會厭鄭氏儀禮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注禮記曾子

問注皆以迎尸前之奠饗爲舍厭尸謾後之改設西北隅爲易厭陸氏佃云成人之祭無舍厭易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爲舍厭尸謾之後爲易厭皆非是吳氏澄从之謂厭者祭殤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偉按曾子問云攝主不厭祭則正主必厭祭甚明吳氏謂厭名不施於正祭其誤不待辨曾子問又云孔子曰有舍厭有易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舍厭易厭是曾子不知殤之別有所謂舍厭易厭者而誤以成人之舍厭易厭當之然則正祭之有舍厭易厭曾子已明說之陸說亦非也蓋古人無尸飭神謂之厭當西南隅閭處謂之舍厭當西北隅明處謂之易厭本正祭之名而宗子殤與庶殤及無後者之祭其節近似故

愚慮錄

卷四

七

亦得此三厭名也

禮會子問哀公辭又康子立于門右偉按哀公康子薨卒于孔子之後而此文孔子俾其謚者蓋經係後人傳述而作故順便敘入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左氏成十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皆其比

鄭氏康子拜稽顙於位注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偉按謂若康子之拜乃本國之君弔臣之禮則然耳故下接入鄰國之君弔云云疏誤若義也鄭注若順偉按若者指其人之詞

語意與下今之祭者相呼應

易先天而天弗違偉按大人唯能默窺天運將啟先爲發

之而天運因以大啟豕見爲天弗違大人者然夫子欲極形其功用之妙故如此立語其實總是大人不違天孔疏以爲天合大人王氏宗傳謂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蓋皆非下文人與鬼神亦是大人能默知其情若理故先之而人與鬼神莫能外其實亦是大人不違人與鬼神

禮曲禮祭祀不爲尸曾子問若厭祭亦可乎是當時人情

已有以爲尸爲不安者故後世竟廢尸

詩苕之華芸其黃矣次章苕之華其葉青青朱傳苕陵苕也本艸云卽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

亦名凌霄偉按苕霄一聲之轉集傳說是也孔疏引陸璣

愚慮錄

卷四

七

疏云一名鼠尾者誤辨見郝氏尔疋義疏集傳又云詩人

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

則似未安今凌霄花甚解盛而久鄭箋亦云紫赤而解又其葉青青

集傳云然亦何能久哉按葉無不能久之理尤所未安竊

謂此蓋典禮中之反興芸裳裳者華毛傳黃盛也朱子从

之青青卽林杜之菁菁釋文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本文青亦子零反毛傳葉盛

也朱子亦云盛兒是上二句皆形容其華葉之盛以反興

己之不逢時略如萋楚篇天之沃沃意注疏亦未安不贅

左氏成十四年傳春秋之傳釋文循尺證反偉疑此當讀

平聲猶言也禮射義注述也國語晉語注述也呂覽當

俛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輕重殊不辭

禮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鄭注庶幾程式之率循也孔疏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陳氏集說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倬按武王以文王所以事王季者已至極處加之卽爲太過爲求名故不敢如陳說儻父所行未臻至善爲子者亦將守不敢踰越之說乎殊不可訓疏牽扯伐紂成功尤與武王爲世子時事無涉注說自可通

左氏成十四年傳衛侯饗苦成叔杜解成叔郤犇倬按苦蓋犇氏通志氏族略漢有會稽太守苦灼叔字成其諡也雖討殺仍加諡如樂懷子之比下文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未死倬諡者乃作傳者順倬成文偶未及檢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

愚慮錄

卷四

六

隱矣經傳中往往有之

平以叔申之封杜解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倬按古人定疆必封土以表之周禮封人爲畿封而樹之又云封其四疆此所封土以叔申所爲故云叔申之封蓋其未就之址固在也杜云所封田者謂所封之內之田

禮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倬按不言夏者夏不釋奠也古者詩樂同師春已釋奠故夏不再釋上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書異師故詔者異人詩樂同師故詔者止一人

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章偉按此章陳氏集說最爲
明晰蓋經文本衍一勿字也彭氏廉夫謂曾子隆于孝家
欲致其終身之憂又謂君子加厚于親皆欲勿除患其過
制焉耳按如其說則非弗能勿除也句自可通然凡未生
子而喪親者皆當蹈無後爲不孝之大曾子雖隆于孝亦
何至以此爲問且孔子所答過時弗舉過時不祭云云語
氣皆不相接況本章弗除字明承上章弗除轉下陳說之
得益無可疑

左氏成十六年傳郤至佐新軍杜解子是郤犇代趙旃將
新軍新上下軍罷矣偉按新上下軍罷矣句當移置十三
年郤至佐之下然新上下軍之罷亦不在十三年自趙同

愚慮錄

卷四

九

趙括之討鞏朔韓穿荀騅之卒新上下軍蓋已卽罷故繼
立者唯郤至一人但前此不知的係何年至十三年乃可
知耳

用利而事節偉按謂得神祐故民用咸利事節杜解得之
禮文王世子正術也鄭注術法也孔疏不可以私親之罪
而干壤有司之正法也陳氏集說从之偉按正正之也言
所以正國之法

詩淇奥猗重較兮

猗注疏本作倚誤見阮氏校勘記

毛傳重較卿士之車

釋文重直恭反偉按上下皆言武公德行忽插入此句言

車殊不類又車之重較亦無所證

范氏処義謂較旣出于式上故曰重較戴氏震

謂左右剛較望之而疏云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是孔重故曰重較皆牽強

意亦未謂安也竊謂猗當从朱子訓歎辭重當讀如字較
余正釋詰直也尙書大傳覺兮較兮注較兮謂直道者也
與本文下半句正同猗重較兮者歎其嚴重而正直也蓋
寬綽者或歉于嚴正故繼之以重較嚴正者或至絕人故
又繼之以善戲謔戲謔者或以言語褻刻傷人故又繼之
以不爲虐總言其德行之相滲相成與上文疊用如字同
一筆意

禮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釋
文出諸父守貴室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孔疏引皇氏云
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偉按皇說非也經文本無
貴宮觀鄭注可見經云諸父守貴室注謂守路寢諸子諸
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
通異語若經文有貴宮字鄭既分下宮室爲二必不合
貴宮室爲一且旣以貴宮爲路寢又安得云宮廟通異語
乎是鄭本之無貴宮甚明汪氏中王氏引之亦以此二字爲衍吳氏澄不善
讀注反以詆之殊非是其親廟偁下宮者以對太廟言也
據下文諸父兼諸兄諸子諸孫兼諸弟此所指統君及卿
大夫之諸父兄弟子孫言疏專指卿大夫豈君之諸父兄
弟子孫反不與守乎陳氏澠專指君則君或年老無父兄
或年幼無弟子孫者多矣其以諸父兄守路寢者路寢天
子賜命及歷代典章所藏故須以老成人守之諸弟子孫
之數必眾于父兄故以分守下宮下室也自孔氏不得鄭

意謬爲疏解王氏經義述聞云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室同爲路寢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貴宮貴而陳氏家以貴宮爲尊庶下宮爲親庶方氏

以貴宮貴室爲昭庶下宮下室爲穆庶陸氏謂太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庶胡氏謂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皆寢庶吳氏以貴宮爲四親庶下宮謂如魯仲子之宮緣經義于太廟下宮外本無所謂貴宮必欲添出勢不得不紛紛節外生枝矣三人百職期天三老五更鄭氏文王世子注三老五更各一人蔡氏邕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陳氏祥道云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必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非一人矣偉按王制凡養老有虞

愚慮錄

卷四

十一

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饗禮今亡燕食禮之存于儀禮者則皆以一人爲賓燕禮則以其次爲介餘爲眾賓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祭義文同是天子親爲主也三老既當與天子行賓主禮則必非三人可知陳氏以鄉飲三賓喻三老不知三賓之上有介有賓今養三老之禮尊崇如此必不于其上更設爲賓之老甚明竊謂必準鄉飲則三老當賓五更當介羣老乃當三賓眾賓耳賓介各止一人則三老五更亦各止一人鄭注不誤也若禮運之文不過以三老與三公對言本不于三數取義與上宗祝等耳如文王世子以三公與四輔對言王制以三公與

九卿對言此特三字偶同不足定爲三人之據其所以名爲三五者蓋當時三老以三公爲之五更以五大夫爲之

直言三公之老者五大夫之更者耳傅謂趨簡乃云三老

五更禹貢九山九川九澤亦謂九州之山之川之澤耳傅謂趨簡乃云九山九川九澤左傳九道國語九土同

而鄭氏文王世子注謂取象三辰五星樂記注謂老人更

知三德五事者說旣自歧宋氏均援神契注三老老人知

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亦以老更爲

各一人而義復不同竊謂如此則三五字之屬美大一邊

者何不可以釋之恐未爲是其蔡氏以爲更字爲叟叟老

併又云叟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豕以爲更嫂字女旁叟

今以爲更矣按酈炎遺令書加供養謝嫂嫂卽嫂字王右

愚慮錄

卷四

三

軍書嫂字亦作媯蔡又謂病作瘦而集韻瘦古杏切病也不以爲瘦字蓋漢時有以瘦爲瘦者

蓋叟之小篆作𠄎更之小篆作𠄎形近易譌故列子黃帝

篇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亦以更爲叟之譌

蔡氏此說或得經意也

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

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

之有司對曰無及也黃氏震云三宥不對公又使人追而

對以無及君出于衷之不忍而如此可也若立爲此法示

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偉按古人制禮皆本

于衷之不忍而爲之節文以垂爲後世法如此經因實有

不忍其親之衷乃不得不立三宥之法若嘗以明知事所

必至而故爲是虛文則三辭三讓見于經傳者多矣何一不可訾爲明知事所必至而故爲是虛文者黃說恐未得禮意

反命于公鄭注白已刑殺孔疏公不遣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于公偉按謂使追之人以無及反命于公無及知卽刑殺故繼以公素服云云疏說殊紆曲其有司刑殺後自當白公但經文不具也

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偉按與卽王制與眾弃之之與慮卽後世慮囚之慮謂審行其罪也蓋常人則與眾弃之故刑于市兄弟則不與國人慮之故刑于甸師氏孔疏不與國

慮錄

卷四

三

人謀慮兄弟陳氏集說與猶許也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皆未安而陳說尤強

禮運由此其選也鄭注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孔疏此謂禮義也偉按由從也此指上所言文意主誇上古而薄

三代故云然然不足信

凡禮記中有不可信者正不必強爲之說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爲殃鄭注勢勢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孔疏若爲君而不用上謹于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眾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之偉按去殺之也孟子則去之否乎趙注去之殺之也殃謂殃民也此承上示民有常句來如有不由此者當貼民說謂示之而民如有不由此者在勢位者則殺之而眾以

其不能如上古以德化民乃至用刑殺之則以爲殃民也
注疏說殊紆曲于下文是謂小康句亦似不接此旣與家
語文異不得泥彼解此也

易會易自然之理一一聖人所爲然易中卽有以一一取
義者如頤之象曰小過之象飛鳥鼎之象鉉耳離之象網
罟皆是故繫辭言易一君而二民二君而一民然則易
連爲一會斷爲一亦關自然之理矣神聖制作本非偶然
八月下同

禮禮運是爲大假鄭注假亦大也是謂大大也陳氏集說
假亦當作假黃氏震云今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
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于是

愚慮錄

卷四

音

方氏慤云祝君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偉按是
謂大大殊不辭如陳說不應上下二句一从本字一从假
借如黃說則苟易其辭便可謂非假竊乎且旣假竊矣又
何所謂莫敢也方說亦嫌纖巧竊按余正釋詁假嘉也毛
氏于詩假樂君子假以溢我假哉皇考皆以嘉也釋之此
假字義當同祭爲吉禮故上文言是謂大祥此言是謂大
假祥訓善假訓嘉善嘉皆吉義也家語作是謂大嘉是以
訓詁代正字與中庸引假樂君子作嘉同義
左氏桓八年傳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杜解君楚君
也顧氏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君相對隨之左當
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偉按

杜解不誤若以君爲隨侯則尙左句文勢不完其忽言君忽言王者傳例楚人自稱其君稱君鄰國稱楚君稱王上句是探楚人之情而言故稱君下句是良自爲隨侯計畫故稱王義各有當也

禮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臣衛君宗廟者孔疏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于宗廟故爲君宗廟也方氏慤云大夫有可去之義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偉按方陳二說似忘卻上文故國有患句云國有患是明謂君與大夫均死國難矣注疏說不誤易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是變辯愚慮錄

卷四

姜

本可通段也

欲一以窮之孔疏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陳氏澔云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偉按二說似皆未安竊意謂欲操一術以窮究之耳蓋禮猶矩也操禮以印之而人心之出入參差無不立見否則更無窮詰之術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詩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毛傳揚激揚也其傳鄭風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此當同之鄭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偉按如毛則爲反興如鄭則爲正興竊謂旣云激揚何至不能流束薪鄭義蓋非且翫誦經文亦反興較有神味朱傳从鄭而改激揚爲悠揚竊謂

激揚可單言揚若悠揚則義重在悠謂其揚甚悠耳恐不當單言揚言王于興師揚其是子獨處鄉里朱子集傳成大指其室家而言也歐陽氏修云周民謂他諸侯國之當成者也律按鄭說頗近節外生枝如集傳說則室家必無同成之理竊謂歐陽說得之序云周人怨思焉此周詩而特提周大明對諸侯之人言蘇氏轍云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及其衰也雖合而不至集傳亦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皆足與歐陽說相徵明唯諸侯不與周人戍申故周人之戍無更代還

愚慮錄

卷四

三六

歸之期而不能不懷思室家矣故云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又按陳氏啟源引周禮大司馬職文以救無辜伐有罪及大祝大師縣師諸職文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及詩中周公東征宣王南征北伐以爲王師親征之證以駁朱子方伯連帥之說竊謂陳說殊謬孟子諸侯伐而不討若非奉天子命豈三王盛時卽聽諸侯自相伐乎書紀魯侯伐淮夷徐戎豈伯禽亦不奉天子命乎左氏閔元年傳請救邢以從簡書是方伯連帥之救諸侯周固願爲憲章矣其見于詩者出車言天子命我無衣言王于興師彤弓序言天子錫有功諸侯而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矢于旄邱序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黎之臣子以責于衛皆天子用方伯連帥之明證蓋征討
用師有二道有用王師親征者有卽用諸侯之師者且卽
王師親征而諸侯之師亦有從行大誥子唯以爾庶邦于
伐殷逋播臣可證而謂天下之大諸侯之眾皆須王師四
出征討諸侯反旻然無事有是理乎朱子謂天子鄉豕之
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語誠小過然用方伯連率之說則
塙不可易陳氏欲執一隅以駁之可謂不能讀書

左氏成十六年傳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杜解大任謂元帥
之任孔疏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
偉按注疏似于傳義不協竊謂大任謂軍職指元帥與戎

愚慮錄

卷四

三

右言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軍職爲大任襄
十四年傳吾有二位於戎路謂厲將下軍鍼爲戎右是戎

右亦軍職之重者書旣爲元帥又代鍼載公出淖

書以鍼爲其子

故助之載公非爲衛也

是以一人專任矣故云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采偉按采采以季夏者取其
易燥捷于成事又經伏日暴者其色雖洗不落後世嬌豔

之色以冬染者爲勝古所無也周禮染人夏纁玄秋染夏

秋亦燥令也

禮記月令卷之六

禮運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孔疏以德爲車謂用孝悌
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爲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
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陳氏澹云以

德爲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爲御動無不和也陳氏祥道云
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蔣氏君實云以德爲車示有所
運也以樂爲御示有所執也偉按諸說似皆未安竊疑此
蓋喻化之行樂記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是先王作樂固所以化天下而樂須以德爲之本德化
得樂則行愈速天子德足感人而又以樂風之則教化之
訖于東西南朔也速矣豈必親巡歷哉故曰天子以德爲
車以樂爲御

左氏成十六年傳不亦識乎釋文不爲作音林氏堯叟云
不亦識於禮乎邵氏寶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
暇之言偉按杜解上二句云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意
愚慮錄

卷四

美

亦與邵說合釋文偶漏林氏倚之爲說非也
禮禮器而不改柯易葉鄭注用此不變傷也孔疏柯葉無
凋改也改易互言也偉按凡木皆不改柯竹箭松柏亦必
易葉注疏說非也經謂不改柯之榮枯以易葉耳二者皆
後葉旣生前葉始落于易葉之時不改其柯榮枯之觀故
云不改柯易葉

家不寶龜孔疏旣以臧文仲居蔡爲僭又引白虎通大夫
八寸謂大夫亦有卜龜偉按龜之可寶在卜鄭注以龜爲
寶其說亦偏
孔殊自歧其說其大夫以下有用卜者則請于國之龜人
而用之魯語下老請守龜是也韋以守龜爲
卜人非是白虎通之說

蓋未足據

偉按春秋桓四年七年皆無秋七月冬十月昭十年定十四年皆無冬字范氏甯皆云未詳取爲致慎桓十四年夏五無月字公羊謂無聞穀梁謂傳疑卽范氏意所本也杜氏預皆指爲闕文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范亦云未詳杜則以爲繆誤皆不及范之慎至成十年公羊獨無冬十月而左穀皆有則熯係公羊奪文何氏休于諸文皆強爲訓釋尤穿鑿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偉按秩芻于季夏者以是時艸之滋液盛足又經伏日暴則乾透不壞今越中畜牛家皆于三伏日刈艸暴乾藏之以待飼九月下同

愚慮錄

卷四

三

左氏成十六年傳吾與子國親于公室杜解親魯甚于晉公室偉按春秋時目公族之尤親者爲公室文七年宋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成十五年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平公叔父宋諸卿皆公族而卬肥尤親則謂之公室晉魯同姓之國故卻擘引而近之云然言二國親如近支昆弟吾字以國言猶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我亦以國言也

余疋釋艸桃枝四寸有節邢疏書顧命云敷重篋席孔安國云篋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鄭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偉按凡竹節希疎者性粗硬節促數者性柔韌桃枝竹節相去僅四寸促數至矣故柔韌中爲席

又吳都賦桃笙象簟劉逵注桃笙桃枝簟也是桃枝席後
世常寶貴之矣

左氏成十六年傳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服注
叔孫豹先在叁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叁師使
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杜解僑如于是豕作
亂豹因奔叁偉按翫昭四年傳則此當从服說無疑杜以
爲豹于此後奔叁故此及昭四年注諸多牽強又按文七
年傳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彼亦晉臣之出奔者與此
聲伯使豹正同弟賈季與鄆舒同國故言因此豹爲叁臣
而欲其轉請于晉故言使下文云食使者不云食豹則聲
伯所使于師中者非豹明矣孔疏皆以曲說護杜未是
愚慮錄

卷四

三

襄六年傳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子罕善之如初服注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
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
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
俱見杜解言子蕩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孔疏亦逐子
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
蕩恐卽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
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
如初不恨其射門也傅氏遜云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
射門之怨若趙盾之于賈季也偉按傳說得之善之如初
兼謂此後以族誼相訃告餽贈如平昔也

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杜解靡夏遺臣事羿者顧氏炎武云杜氏云云仁山金氏豢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余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偉按顧說得之唯云相之將亡而靡出奔則非是按竹書紀年帝相八年寒泥殺羿二十八年寒泥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是帝相既亡靡始出奔以圖復夏祚不失爲有夏純臣若帝相將亡而靡卽出奔是靡棄君于難而自求活也殊礙理

禮禮器禪杓鄭注禪木白理也孔疏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陳氏澔云杓沃盥之具也陸氏佃云凡木不飾爲禪禪櫛禪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于勺加飾矣

愚慮錄

卷四

三

偉按陸以杓爲酌酒器與上疏布冪同爲犧尊之用視孔之訓爵陳之訓沃盥具于義爲得其云木不飾爲禪則非是說文禪禪木也可以爲櫛中山經曰風雨之山其木多楸禪郭注禪木白理中櫛是禪本木名以其木理白故鄭云木白理也陸以木不飾詰之殊爲望文生義

禮鄉飲酒義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偉按魄說文作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

謂前月大則合朔時早霸二日卽見

前月小則合朔時遲霸三日始見書康誥哉生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

月三日始生兆朏說文朏月未盛之明也名曰魄白虎通日月篇月

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此皆以魄爲月之明于本經文義甚

順漢書律曆志取劉歆說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成王三

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又孟康注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下魄月質也古文尙書武成

篇以生魄與生明對文而傳以魄生明死爲十五日之後此皆以魄爲月之無光也蓋失之陳氏集說欲從無光立義引劉氏說晦前三日之朝朔後三日之夕云云糾結紆曲于成字義終不可通陸氏佃云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竊按經以三日遲遲象三讓以成魄象其終升如陸說則三讓之後且四讓五讓至十五讓而終不升矣說皆非是蓋後儒不知魄之本字作霸以魄爲屬舍故執定無光也爲魄雖朱子亦不免也又成魄有二日三日之異而此言二日者二日魄難見三

愚慮錄

卷四

三

日則易見也

郊特牲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倖按注于居參二字殊倒置竊疑居字當連和字解和居猶書言化居言以金爲幣通懋遷以和人之居也

以鐘次之鄭注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倖按鐘宋本作鍾古鐘鍾字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水衡都尉屬官有鍾官令丞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後漢書隗囂傳沒入鍾官注同此亦鍾爲金幣之名之一證劉氏彝云先儒考夏書無以鐘爲貢幣者禮運是謂僭君鄭注僭禮之君也又是謂脅君注劫脅之君也姚氏舜牧云脅君臣脅其君也倖按時解亦有以僭

君作僭天子解者竊謂鄭氏不誤郊特牲天子數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可移作此處注腳

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許氏五

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

所出宗廟孔氏穎達以為此據大夫有大功德者俱見禮郊特牲

疏偉按許孔皆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庶猶

在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庶猶在曲沃

襄九年傳輸積聚以貸杜解輸盡也傅氏遜云輸者以車

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偉按輸字無盡義

傅氏說泥于輸字从車亦未安人君發粟賑民謂必以車

愚慮錄

卷四

垂

輦運就所居而貸之迂矣竊謂此當與僖十三年輸粟于

晉同義謂以此與彼也蓋輸之本義固謂以車遷賄引申

之凡傾寫皆曰輸廣正釋言輸寫也書呂刑疏輸寫也寫

卽以此與彼之義

禮郊特牲受教諫之義也孔疏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

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偉按告祖作禰已有尊祖親考之

義也句劃清此受教諫當專指立澤聽誓諫兼言教者尊

之孟子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是君有受臣教之義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

偉按方氏以黃衣黃冠為蜡之助祭者之服竊謂鄭說不

誤臘與蜡類記中本多以類夾敘者上文記郊而首敘柴

卽其比義也。虞書曰：「惟天降衷，有典。」
春秋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三傳皆同。
倬按：據史記文公益姑乃桓公姑容之子，不應父子同名。
姑區者必有一誤。又按：僖二十七年經書魯侯昭卒，文十
四年魯侯潘卒，乃諡爲昭公。高氏閔以爲非禮之甚。

左氏襄十年傳：舞師題以旌，夏杜解旌，夏大旌也。倬按：如
杜說則傳文當云夏旌，今云題以旌，大殊不辭。竊疑夏者

翟羽也。周禮天官有夏采，其職掌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綬卽綬字。鄭注夏翟

之羽有虞氏以爲綬，綬卽旌首所注之羽，旌其形綬綬，因謂之綬。後世或無故

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又司常析羽爲旌，余正釋天

注旌首曰旌說文旌析羽注旌首也。是旌首建用五采羽

與旄牛尾矣。然則旌夏猶言旌旄耳。觀下文去旌卒享唯

單言旌，則知夏字特配旌成文。孔疏以旌夏爲別爲之名

亦未然也。其桑林所用制或特異，則不可攷。世世旌

禮郊特牲敬而親之，倬按執摯相見是敬親，御授綬是親

故曰敬而親之，解家多未分明。大戴禮下禮疏夏者

論語不成人之惡，倬按爲惡者不皆可諫，故夫子只云不

成，其可諫者則自必諫，阻義亦包在不成內。文其

禮郊特牲私之也，鄭注私之猶言恩也。倬按猶言親之也。

儀禮喪服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子私其父，父亦私其

子。論語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卽此意。子婦一體，故亦以私言之。三

幽陰之義也。鄭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易散之

愚慮錄

卷四

也偉按下文叁之立也以叁幽思也幽叁卽叁幽連語耳
旣以不用樂明幽叁之義則使婦深思意自包在內不必
訓幽爲深也

然後炳蕭合羶香鄭注蕭薺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
當爲馨聲之誤也顏氏師古云羶者脂氣薺者黍稷氣于
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亦爲迂曲矣偉按顏說得
之王氏引之護鄭駁顏謂脂則用以炳蕭非取其臭故正
文但言蕭而不言脂竊謂蕭之可炳不必藉脂下文取腠
臂燔燎報易也詩取蕭祭脂不得謂脂非取臭此舉蕭黍
稷不及腠臂下舉腠臂不及蕭黍稷文互補詩之脂卽禮
之腠臂腠臂非可染蕭當與黍稷雜蕭炳之耳

愚慮錄

卷四

三

祈之爲言倮也鄭注倮猶索也陳氏澠云倮遠也方氏懋
云索祭祝于祈于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不能
如此故曰祈之爲言倮也倮強也偉按方義本說文得之
卽詩我孔嫺矣式禮莫愆之意段氏玉裁云倮同澆澆者
浚乾漬米也索求神似之朱氏駿聲云倮明也求幽于明
也二說皆主申鄭然俱非是竊謂鄭氏解經本卓絕古今
小有疏処何害大體後人但當善爲改補不宜曲護使轉
入支離也

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鄭氏怠字絕句注云眾婦無禮家
婦不友之也石梁王氏讀同鄭而云友當作敢項氏安世
作一句讀謂冢婦無得以尊自怠而浚辱冢婦令其代已

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磨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陳氏集說引劉氏云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豕婦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助己豕不愛敬之也偉按當一句讀而友字略讀讀如字怠者謂以舅姑所使之事委之介婦而已取逸也不友者謂已獨把持不使介婦得與聞也二者皆爲無禮于介婦故須毋之小栗見經者二一名榛一名栳榛之本字作業禮曲禮下婦人之摯榛鄭注榛實似栗而小詩簡兮正義引陸璣疏栗屬其子小似椽子表皮黑味如栗字又作莘李氏時珍云圓小如椽子者爲莘栗按榛之殼色及蒂如栗而肉味過之一苞一實圓如椽子而長末尖今俗名珠栗栳一名栳

愚慮錄

卷四

美

尔疋釋木栳栳郭注樹似榲桲而庫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栳栗廣韻栳楚呼爲茅栗也李氏云小如指頂者爲茅栗卽尔疋所謂栳栗也按栳栗今俗名野茅栗枝葉苞實全如栗一苞亦三四實特小如指頂耳其木未見有高大者郭云樹庫小者得之陸氏詩皇矣疏謂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今人謂之芝櫛或別是一種榛栗古以爲摯今人亦珍之栳栗古人尠充食品今人以其細小亦不采取唯內則栳榛同列陳氏澹指栳爲小栗然庾氏蔚孔氏穎達皆謂栳合上芝字爲一物合鄭注自牛脩至桂爲三十一物之數按本艸木耳一名芝櫛卽栳字是庾氏謂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栳者得之陳說蓋

未可據

禮內則樂其心不違其志陳氏集說樂其心喻父母于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偉按謂豕其心之所欲而又使之無惡於志也人子事親竟不可拂親所欲使心意不樂又不可陷親不義使親自悔與夙昔嚮道之志相違其中煞須幹旋陳說含餽

左氏襄十三年傳唯是春秋窀穸之事孔疏王意自貶祭

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顧氏炎武云古者既葬而諡

故以爲言偉按顧說得之兼言春秋者葬卽須祭也

杜解春秋其解窀穸則當從注疏杜解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

長夜長夜謂葬埋疏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

愚慮錄

卷四

三

理也以其事施于葬故今字皆从穴按顧以窀穸爲墓穴

則後起義也

禮玉藻連用湯鄭注連猶釋也釋文力旦反陳氏澹破作

凍云洗也洪氏頤煊讀作爛引淮南天文訓至于連石高

誘注連讀腐爛之爛爲據朱氏駿聲讀爲瀾謂卽內則之

燂燂所以頰也偉按連無釋義

朱氏謂注與釋文未審以爲何字陳說亦

無據洪說雖不同鑿空然于義究牽強朱氏以爲燂燂則

下不當云履蒲席矣說尤非是竊疑連當讀如字廣疋釋

詁二連續也湯說文熱水也謂豫儲熱水于側及浴將畢

乃續傾于杆內使不冷也其注疏謂此時洗足則于事理當然

十月下同

視下而聽上孔疏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偉按視下則聽豈得仰頭面向上聽上者謂臣之聽注意在上也其云聽尊者語宜諦聽得之

左氏襄十四年傳而暴妾使余孔疏言暴虐使余如妾偉按謂以虐待婢妾之行使已

增淫發洩偉按增增益也淫浸淫也言增益浸淫之既久而發洩爲逐君之事林氏堯叟謂增其淫慝未是

禮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注疏三拜字句未賜字自爲句陳氏澹下二賜字皆屬拜字爲句

云本朱子說

偉按陳說失之下云衣服弗服

以拜則此固當以乘以拜服以拜爲句矣未賜字另提鄭

愚慮錄

卷四

五

注謂卿大夫受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其君君有命乃服之陸氏佃云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王氏圻从之云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按此處陳氏引左傳申注甚是左氏昭四年傳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是注說經本有明證也陸說非是王氏不明臣事諸侯之理尤謬

上大夫曰下臣皇氏以爲對它國君熊氏以爲對已君孔

疏从熊倬按左氏傳展喜對魯孝公曰使下臣犒執事十六年西乞術對魯文公曰使下臣致諸執事十二年郤至對

楚共王曰施及下臣又曰下臣不敢成十二年傳皆對它國君

其對已君無侮下臣者則皇說是也若然則下大夫以下

皆當爲對它國君鄭注謂下大夫自名于他國君曰外臣

某孔據此以爲經但云自名不云外臣爲對已君之據然

按左氏襄三年傳士匄對室靈公曰使匄乞盟亦不侮外

臣是大夫于它國君或侮外臣某或亦可直侮名也又上

下大夫亦可通侮故展喜侮下臣而士匄自名

左氏襄十七年傳左師爲己短策孔疏引服虔云策馬捶

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

愚慮錄

卷四

七

爲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倬按疏說似曲竊疑

爲當讀去聲策謀也上文不如蓋之乃無如何之舉左師

自慚已無長策爲此過華臣之門必騁也

十八年傳今茲主必死倬按茲年也見呂覽任地注

禮大學於緝熙敬止朱子章句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

止也倬按詩之體例止只作語詞此引以爲止於至善之

止亦斷章取義也又朱子分敬止作兩層似不如从舊說

作敬其所止解較爲直截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

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陸氏佃云若

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吳氏澄云陸說于文爲

順此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士而無爲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注疏說與上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偉按陸吳二說得之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則宗子爲士固得攝大夫祭也故喪亦得攝之

左氏傳楚囊瓦字子常

昭二十三年傳

王氏引之云常讀爲嘗大

盈也瓦質偉按常裳之本字說文常或作裳詩乃生男子

愚慮錄

卷四

四

載衣之裳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之字常猶楚公子辰之

字商衛夏戊之字丁以對舉錯舉爲義也王說未然

卻宛字子惡

昭二十七年傳

王氏引之云宛當讀爲怨大疋曰無怨

無惡周禮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偉按王氏亦非宛與

婉通管子五行然則天爲粵宛注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生

佐惡而婉婉之字惡猶鄭駸蔑之字明公孫黑之字皆以

相反爲義也

左氏襄十九年傳光殺戎子杜解終言之孔疏知終言之

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叁靈公卒莊公卽位若

非卽位之後豈得尸戎子于朝故知傳終言之偉按傳併

光殺則殺蓋在未卽位之前言光見其未爲叁君也蓋光

恨戎子甚故不待卽位當靈公病甚卽殺之故傳次其事于靈公卒之前其尸諸朝自是光杼之僭妄

禮少儀不道舊故鄭注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朱子云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倬按論語曰故舊無大故此以舊字包故舊故卽無大故之故周禮宮正國有故康成云凡非常也荀子王霸而好詐故注事變也此亦謂舊識不經之事可資笑誑者好戲狎者多喜道之故以爲戒鄭訓故爲過失得之朱子說尤顯切近解有以舊故作故舊解者非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而以爲口實杜解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孔疏但有徵責之言實出于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譴讓

愚慮錄

卷四

皇

也

今本云下無口字非是據宋本增

倬按口卽士憎茲多口之口實謂徵

據謂晉執不朝之據以責鄭也蓋國有患難則不得行相

朝禮

文十七年傳敝邑以侯官多之難寡君是

以不得與蔡侯偕昭四年傳曹邾辭以難故上文言

大國若安定之則可以朝夕在庭無待辱命若不恤其患難而又以不朝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矣十一月下同

而使黜官薄祭杜解黜官無多受職倬按黜官謂減損家臣之數管仲以官事不攝爲侈則黜官乃所以爲儉也

禮樂記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鄭注象光耀也形體貌也倬按此與易解不同謂天地成自然可法之形象耳是總結上文語故繼之云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

極幽而不隱鄭注極幽謂歌者也孔疏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陳氏澹云樂之道雖曰幽歎難知而不隱于人也倬按此句疑亦謂舞者極幽與上奮疾反對謂舞者雖奮疾而不至于拔雖極幽而不入于隱耳若武之遲之而又久及致左憲右卽舞之極幽也

角觶生鄭注無觶曰觶孔疏觶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倬謂孔謂鹿角之屬得之其解觶字則非按觶之言格也謂角有枝格玉篇無枝曰角有枝曰觶鹿角之屬有枝格故曰觶鄭云無觶者說文觶角中骨也按本艸名

愚慮錄

卷四

三

角胎牛羊角虛中者有之似肉而實骨今俗呼內角段氏注謂

骨當作肉字之誤者失之角之有枝格者無觶有觶者無枝格是鄭義亦得通也說文觶骨角之名也謂角中全實如骨卽鄭無觶義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臧孫聞之見叁侯與之言伐晉釋文叁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叁侯向下讀倬按叁侯絕句者是以叁侯向下讀者蓋以于下文對曰爲順然按此爲臧孫不欲受叁侯田而發則言伐晉者自當出自臧孫之意非叁侯偶然及此也對曰上不敘叁侯語者傳省筆耳禮樂記武亂皆坐鄭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王氏肅云武亂武之治也陳氏澹云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

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偉按武亂行列豈尙成樂王義雖本允正然武治皆坐亦究難解陳說得之其坐蓋在下文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去樂終僅一成故以亂目之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戍郟郟杜解取晉邑而守之偉按蓋暫守之以爲退師之路博物記云垣縣有郟郟之阨蓋要道也郟郟二地名郟在河南滄源縣西百里有郟亭文六年傳趙孟使殺諸郟郟在縣西百二十里有郟原關與山西垣曲縣接界垣曲卽垣縣本郟公分陝之地故關以之得名

禮樂記名之曰建囊鄭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

愚慮錄

卷四

聖

曰囊鍵囊言閉藏兵甲也孔疏言鎧及兵戈悉囊韜之置于府庫而鍵閉之史記集解引王肅曰所以能囊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囊也偉按王說似可从如注疏說與上句使爲諸侯不接故陳氏澹从鄭說而以爲錯簡云當在將帥之士之上然按史記樂書家語辯樂解韓詩外傳皆與此同不應四書同錯簡也又按馬季長廣成頌云臣聞昔命師于韃囊字从革作韃蓋馬讀建爲韃義略與鄭近王氏引之駁鄭宗馬殊亦不必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杜解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王氏引之云沒沒貪也偉按沒

沒昧昧之段借戰國策趙孝成王篇沒死以聞史記趙世家作昧死以聞國語晉語九閭沒字明亦以沒爲昧之段故反配字明是沒昧古字通也以宣子不能審國家貳壞之機故以何昧昧責之戒貪意尙在下文釋文音昧得之訓沈溺亦未是

不可與也杜解言不可與等也偉按與謂相與也預言其難相與以戒之

其上一也杜解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孔疏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國土大小人民眾寡之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偉按杜說不誤孔愚慮錄

卷四

四

未得其意蓋御有爲人下之義故以爲所御者爲上但雖在己上而分之相去有限射犬欲執一定之分待鶻躒不有過于卑下故太叔又以部婁無松柏戒之

部婁無松柏杜解喻小國異于大國孔疏引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偉按此亦杜注之遜于舊說者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偉按下車搏人右之事抽弓而射左之事此並以皆言之見二子材藝畢給又按文義蓋二子方收禽挾囚而射犬已弗待而出乃皆捨所禽獲而超乘也

禮樂記審一以定和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孔疏人聲雖

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偉按注疏說誠有可疑諸儒有以樂同出于一氣言者有以樂原于性之一言者又似說得過高于經義亦仍未安竊疑一謂中聲也作樂者必以累黍取中聲首審乎此然後因之損益而十二律之和以定否則不失之高必失之下又何以定樂之和乎

春秋時伯仲之侷似不盡以其行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紇非仲也而字仲孟莊子之卒也季孫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是羯非伯也而字伯此與智伯趙孟之相襲爲侷者又復不同

愚慮錄

卷四

樂

禮樂記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疏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橐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橐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雅字疑譌感動人心如中當于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于鉤也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于珠郝氏敬云如抗七者歌之法也偉按郝說得之上謂歌者提聲使高如抗謂其聲如或舉之下謂攝聲

使下如隊謂其聲如物之隊下也曲謂聲之旋轉如折謂轉處分明如物之折也止謂聲止歇如橐木謂其聲寂然無餘韻也倨謂聲之轉處硬直其體方故中矩句謂聲之轉處柔和其機圓故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者端緒也謂前後接續呼應其緒相引如貫珠也

雜記上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其解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云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熊氏安生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聖室郝氏敬云大夫次子公館喪除後歸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于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又云大夫居廬時士居聖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應氏鏞云既曰練而歸又曰次于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爲復也姜氏宸英云倚廬卽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聖室至小祥始還治偉按鄭以公館爲公宮之舍以大夫居廬士居聖室爲未練時皆得之餘說恐未然邑宰士朝廷士居喪之異經無他證斷本經文意則唯辨大夫士之異而不及分別邑宰士與朝廷士注疏及諸說之所以紛

紘者皆起于士次于公館一語竊謂此乃追言之辭謂當未練士次公館之時大夫則居廬士則居堊室言不特歸有遲早卽同次公館而所居之處亦不同也文義本極明順又按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是疏賤者居喪之處與親貴者不同經有明證鄭彼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經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爲證按彼說不誤賈氏公彥云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而鄭此注謂朝廷之士亦居廬殊無據孔氏謂士有親不親之異熊氏謂天子諸侯不同皆欲曲通鄭說牽強暴然次卽喪服小記父不爲眾子次於外之次謂居廬堊室也廬堊室當在中愚慮錄

卷四

聖

門外然大夫士眾中門外不能容當散爲于公宮近處故以公館統之郝氏以公館與廬堊室爲居喪之三地尤爲凡說應氏以士次于公館爲旣歸而復亦屬強解至姜氏謂公館卽倚廬尤非是閒傳斬衰之喪居倚廬旣練居堊室會聞有于倚廬中終喪者乎若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彼公謂公士大夫有地者故與天子諸侯禮不同注疏甚明尤不宜牽混入此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疏皆以爲武王崩後周公攝政時事偉按郊禮虞夏商已相承行之攷竹書武王在天子位六年豈有六年中不一舉郊祀之理又按禮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與

散軍郊射虎賁劍並言則明堂分明爲克殷卽行之事然則郊祀明堂皆當爲周公相武王時事也注疏之失正與禮大傳明言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而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不及文王者以上方可兼及文王其實解家指爲成王時事其誤相同武王在位而二經以郊祀明堂追王屬之周公者蓋武王克殷已在旄期倦勤之年其禮皆周公所定古人从質因直目爲周公耳故中庸特著武王未受命一語未猶老也以見武王年老所以以追王諸事屬周公之意則此經以郊祀明堂屬周公者義亦當同之也堯尙在位而孟子流其工諸人竟屬諸舜舜尙在位而禹貢直目爲禹古人原不以此

愚慮錄

卷四

四

爲嫌也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欲殺公以說于晉釋文說音悅又如字又叁人以莊公說釋文說如字又音悅偉按兩說字初看似相應然細按之以說于晉者欲使晉聞而快心以釋見伐之怨應讀悅以莊公說則晉師臨境使隰鉏慶封以此爲解應讀如字釋文一先音悅一先如字正煞有分曉禮雜記上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偉按服之則嫌與新君相亢故不反服下句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孔疏服之則爲新君之恥得之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參降又使其眾男女別而纍陳降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楚降偉按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古文班或爲辨劉氏炫解男女以班謂哀元年

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是班辨古字通也杜釋男女以辨謂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是別而纍卽以辨以班義也其所以如此者蓋示男將爲僕隸女將爲婢妾不敢自爲室家之意以爲降服杜以男女以班爲賂晉劉氏駁之良是

襄二十五年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解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引劉炫云陳國旣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于陳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又引服虔說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偉按三說劉較近是應德宣時年講十五

愚慮錄

卷四

是

此云致猶還也民謂尸籍地謂地圖陳之降也當獻此三者于鄭鄭不滅陳故瀕行還之而去偉謂此說實勝禮雜記下有司官陳器且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則三者始時陳當以三官獻鄭亦當以三官受故亦使三官還之也書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舊說謂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三官軍行當从侯國止此三卿鄭不得于子展子產下別有司徒司馬司空此當謂其官屬云司徒司馬司空者以所主事目之耳劉云權攝則恐未然服氏說孔氏駁之已明杜說于文義未順禮記雜記上上介賄節孤須矣釋文从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偉按陸說是也上三節傳孤某者弔是容致其

君之命舍襚皆先君親身物故主孤須偁名贈則送葬之具于舍襚爲親臨則用臣禮入門右于弔爲輕故主孤但偁孤不偁名今本注疏三節皆有某字疏本上客臨節無某字校勘

記所引諸本亦俱有某字則誤衍久矣

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客給使者入設

乘黃于大路之西孔疏爲客所使故曰客使由在也校勘衛氏集說在作左

皆從也下謂南也庭以北爲上南爲下此申言執圭將命

之儀上介從車南繞出車西而升將命也儀禮既夕贈不升堂將命者以

與此異乘黃疑設于大路之東喪禮陳車尊西既夕陳明器于乘車

次于乘車者在東矣馬當亞車觀禮路下故上介升西階

愚慮錄

卷四 辛

云由路西也注疏說似曲

上客臨釋文臨如字視也徐力鳩反偉按徐音得之左氏

襄十二年傳臨於周廟陸音力蔭反此當同之其音如字

者蓋因鄭訓視也而誤按儀禮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

斂本篇公視大斂檀弓下君臨臣喪是君之于臣宜言視

言臨此使臣于君殊非所宜直當訓哭耳鄭說失之其云

相執紼者謙詞然耳

臨者入門右鄭注不自同于賓客孔疏臨是私禮若聘禮

私覲故在門東姚氏舜牧云禮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

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

敢視賓客則此禮爲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

若聘禮有私覲然非也偉按姚說失之玉藻公事自闕西
私事自闕東經有明文且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云者本
預爲使臣私事而發若公事弔含禭則既以賓禮行矣
此語無所施之左氏昭二年傳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爲賓受勞亦使臣
私事儀禮聘禮公事無拜私事有拜而語意與此相類則知私事無所不
用此語而公事固不用也其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云云者
是敘來臨之由非謂代君臨也若以爲代君臨則當如弔
時之不入門右矣孔氏不諫

愚慮錄

卷四

三

愚慮錄卷五

戊子

諸暨陳偉

禮雜記上舍者執璧將命節鄭注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
 近解家謂舍者次介禕者自次介以下偉按鄭不知何據
 斷之為介據賵特標上介則此舍禕蓋皆正使自為之其
 臨特標上客者則以有上介賵一節間之也十一月下同
 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俗本注疏有作門左者誤東上偉按此與聘
 禮私覲相準然儀禮私覲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
 上而此東上者私覲由門外入故當承命以賓禮行事此
 上文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則云立于
 門西者即自東移立之耳不便使諸介紛然改位且嫌驟

愚慮錄

卷五

一

欲自尊故仍東上也
 剛明者患不能隨能隨必為从善柔暗者患多所隨其隨
 無非依附故隨卦三易爻初五皆吉四雖凶而于義為无咎
 三舍爻雖以二之居中得正而與三上同无與辭然俱不
 言凶者以柔隨人固可免凶但于道義有違耳爻象特于
 九四發之○初不得應不遇而別擇所从之象故官有渝
 而出門交有功象云从正吉言善所擇也云不失言得所
 隨也五居中得正而下應二故為孚于嘉吉四之不得應
 與初同而所處異居下者不遇可以他擇居上者所隨不
 諧必受其凶然本非以私相隨故云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言其義凶謂義固當凶耳言明功則凶在一時而功在

萬世矣故爻辭亦言有獲云貞凶者謂事雖正而所遭凶也
庸愚聚怨莫適聽从有雄長者出斯羣然隨之二比初而不能

隨四三近四而不欲隨初故二爲係小子失丈夫三爲係丈夫失小子二所隨賤故不言得三所隨貴故隨有求得

云利居貞者戒之也象于二曰弗兼與知二之亦欲隨四于三曰志舍下知三之不欲隨初希榮慕寵會性所同二

特爲三所隔又不能自立不得已而隨初耳知二之丈夫非五者君子之隨能固遠
千里外之賢百世之聖私故淑从之唯其應也他事亦然

三易爻皆取義于應小人之隨必比近故三舍爻皆取義于比且二與三互義三之小子爲初則二之丈夫必四矣

上六隨之極說之盡而所處比五五居王位上所至欲隨者也故有拘係之乃从維之之象云王用亨于西山者王

謂五亨通也西山地処上游而多險欲隨如是王化無不通矣又按內卦動體有所隨不固之象故初言有渝而二

三皆言失外卦說體有心說誠服之義故四五皆言孚而上言係維蓋下之隨止多因子分位故時有變動上之隨

下非深說之卽不隨之矣故所隨必擊
十二月下同

禮雜記下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倖按此謂大夫士于諸父昆弟然則大夫于諸父昆弟且有終身同宮者內則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只是大概說又以見古人一宮之內屋室亦有多寡不同禮經言宮室処亦是就多者言之耳

至孝公名昭其弟潘諡昭公陳文子名須無其子桓子名

無字豈周人諱名之禮至獨不然邪

家語

七十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皆云曾參字子輿釋文于論語

里仁參所金反于學而及禮記檀弓所金反又七南反近讀皆从所金反唯王氏引之从七南反云參讀爲驂名驂字子輿者駕馬所以引車也偉按王音得之云讀爲驂則恐未然此蓋取參乘之義不煩破字也

孟子不動心章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豈好辯章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偉按一政先事一事先政者不動心章據知言立文是以我度彼之詞故先料其政治之乖而後決其事功之墮故政先于事豈好辯章據邪說者立文是以下累上之詞則必本愚慮錄

卷五

三

當也

春秋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傳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偉按傳似未得經意此蓋爲爲臣討君以變亂人故卿貶書人鄭良霄獨不貶者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又賦將仲子人之多言以諷之是會中唯鄭獨能明君臣之義與諸國同會而不同志者也故既書良霄名又進之宋上以表異之不先晉者晉主其事首晉所以罪晉也

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偉按此仍各相其君賦也傳不言者家上文耳觀上句晉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可見

襄二十七年傳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

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杜解烏餘以地來故詐使封之效

致也使叁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蓋下漏倖按杜謂效

致也是已餘恐未然兩封字皆謂封城蓋烏餘雖取叁衛

魯宋地四國未服未能彖定封城觀八年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可見

梁帶偽若晉爲定其封而歸之使烏餘來受受封猶言受

地耳又使四國偽若致晉所定封內之地于烏餘者然謂

致邑封烏餘殊近節外生枝

己丑

論語雍也章朱注子桑伯子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

愚慮錄

卷五

四

桑戶者是也又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処夫子譏其欲

同人道于馬牛按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処又云仲弓以

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偉按伯子之行如此既與

仲弓不類于南面尤非所宜仲弓無緣引爲質證竊疑此

蓋仲弓平時曾有此問說門人以居敬行簡一語括盡君

人之道故引之以證可使南面之實文法與片言折獄章

略相似注疏分仲弓問下自爲一章亦未安七月

精義錄卷五

愚慮錄卷五

愚慮錄卷五



